佛本行集經/卷0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大迦葉因緣品中

爾時，跋陀羅身正著睡眠，其夫起立經行之時，彼地方所有一黑蛇欲得行過。時跋陀羅既著睡眠，而其一手懸垂床槎，畢鉢羅耶見於黑蛇欲從彼過，跋陀羅手既垂下懸，心作是念，畏彼黑蛇蜇螫其手，即衣裹手，擎跋陀羅臂安床上。

爾時，跋陀羅以觸臂故，睡眠即覺，心生恐怖，愁憂不樂，意中疑怪，即便諮白畢鉢羅耶，作如是言：「賢善聖子！仁於前時，可不與我有是要誓，我意不憙行於五慾，願修梵行。今為何故？發如是心？」畢鉢羅耶報言：「如是！我不行慾。」跋陀羅言：「聖子！今若不行於慾，何故向者忽觸我臂。」

爾時，畢鉢羅耶依實報言：「向有黑蛇從此而過，我見汝臂懸在床前，我於彼時作如是念，恐畏彼蛇吐毒螫汝。我於彼時以衣裹手擎持汝臂，安置床上，實不故觸。」如是次第，彼之二人一處居止經十二年，同在室內各不相觸。過十二年，後有一時，畢鉢羅耶父母命終，家業既廣，即便經營，畢鉢羅耶身自撿挍家外田作，其跋陀羅修緝家內所有一切資生之業。

爾時，畢鉢羅耶曾於一時，語跋陀羅作如是言：「賢善仁者！汝處分教壓烏麻油，今欲將與諸牛等飲。」其跋陀羅即報夫主：「如聖子教，我不敢違。」聞是教已，喚諸使女而告之言：「汝等速疾壓烏麻油，聖子欲將飲於諸牛。」

爾時，使女聞跋陀羅如是言已，即將烏麻，置日中曬，而見諸虫，百千蠕動。見已各各共相謂言：「我等當得無量諸罪。」或復有言：「我等今者知有何罪？此之罪過屬跋陀

羅，其使我等作如是事。」跋陀羅聞諸使女等作是言已，即語之言：「若有如是眾罪過者，汝等當更莫壓於油。」爾時，跋陀羅遣人摒擋彼烏麻已，入於室內，閉門思惟，心中不樂，低頭默然寂靜而坐。其畢鉢羅，撿挍田地，觀看迴還，見諸眾生受彼種種無量苦惱，復覩諸牛受於困厄，作使駈逐暫不得停，見已憂惱，低頭默然，作是思惟：「嗚呼一切諸眾生輩！受是苦惱。」還至其家，心大憂愁，顏色不樂，低頭念坐。

其跋陀羅見畢鉢羅如是憂惱低頭思惟，見已到邊，到已白言：「聖子！何故如是憂愁？心內不樂，低頭而坐。仁今可不作如是念，我處分汝跋陀羅令使人壓油，不為我壓，以此因緣，心不樂也？」彼即報言：「賢善仁者！我今不以如此因緣，心中不樂，低頭而住。我於今朝，從此而去，撿挍田作，見諸眾生，受種種苦，來去行住，不得暫安。復見諸牛，種種作事，不曾停息，我見是已，作如是念：『嗚呼嗚呼！諸眾生等，乃受是苦。』我以是故，心中不樂，低頭而住。」

時，跋陀羅復報夫言：「善仁聖子！我今亦見如是大患。」其夫問言：「賢善仁者！汝見何患？」其跋陀羅次第即說如是因緣。爾時，畢鉢羅耶語跋陀羅女作如是言：「賢善仁者！住在家內，難行清淨，無缺無犯，無損無害，終不能盡，一形一命，可得稱心，修行梵行。」

其跋陀羅報言：「聖子！是故我等二人，詳共捨家出家。」是時畢鉢羅耶，即便報彼跋陀羅言：「賢善仁者！汝今且住，我當求師，若尋得已，當告汝知，汝於後時，捨家出家。」

爾時，畢鉢羅耶即喚家內所有作使諸男女等，而告之言：「汝輩可有當我錢財，或復穀米，皆屬汝等，皆放為良，我欲出家修行梵行，為厭離故。」

爾時，畢鉢羅耶取己白氎無價之衣，即時用作彼僧伽梨，即請一人，剃其鬚髮，而作是言：「世間可有大阿羅漢而出家者，我今隨其出家修道。」當於彼時，世間未有一阿羅漢，唯除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。

爾時，世尊於晨朝時，明相現已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爾時，畢鉢羅耶迦葉，當於是日，夜分已過，日始初出，尋亦出家。是畢鉢羅耶迦葉，生於大迦葉種姓之內故，於世間得迦葉名。彼出家已，於聚落內，次第乞食，漸次而行。復一時間，次第遊行到摩伽陀國，摩伽陀聚落，至那荼陀村王舍大城，其間忽見如來在彼一神祇處，爾時是神名

曰多子，在於彼坐，甚大端正，其身正直，猶如虛空之內眾宿莊嚴。迦葉見已，即得清淨，得無二想：「我於今者，必見教師；我於今者，必見婆伽婆；我於今者，必見一切智；我於今者，必見世尊一切見者，我見世尊；我見無礙知見者，我見世尊。」彼大迦葉，如是得淨心已，心心相續，正念不散，頂禮世尊足下已畢，右膝著地，在於佛前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是世尊聲聞弟子，唯願世尊，與我為師，我是世尊聲聞弟子也。」是故論者而說偈言：

「彼見佛在多子樹，　　猶如金像光顯赫，

其心內發一切智，　　合掌歡喜向世尊。

於彼林處禮佛足，　　合掌尊前作是言：

『唯願世尊為我師，　　猶如闇處燃燈照。』」

爾時，世尊告迦葉言：「迦葉！若有聲聞弟子，如是一心正念已訖，言是我師。如是之心，尊重供養；而彼教師，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。彼人以此虛妄語故，受是尊重供養之者，彼人頭破作於七分。然大迦葉！我今知實言知，見實言見，我為聲聞諸弟子等說法之時，說於因緣，非無因緣，非無開遮，非但開遮亦現神通，非唯現通，亦有開遮，非無開遮。

「復次迦葉！我於彼時，說於因緣，乃至亦有開遮，非無開遮。如我所說，應奉行之，勿得違也。隨順我言，若如是者，於當來世，長夜獲得自利益事，得大安樂也。

「復次，迦葉！汝應如是學。迦葉！汝若欲學如是行者，於梵行人內下中上所，應起敬重慚愧之心。迦葉！汝應如是學也。

「復次，迦葉！汝於彼時，常起正念，勿暫捨離。迦葉！汝於此事，復應當學。

「復次，迦葉！汝於彼時，於五陰中，應觀生滅之相。所謂此是色，此是色生，此是色滅，此是受，此是想，此是行，此是識，此是識生，此是識滅。迦葉！汝於是處，應如是學。」

於時，長老摩訶迦葉既蒙世尊作是教已，生是不淨，常乞食食，經於七日，至於八日，如教生智。於時世尊如是教已，從座而起，於是長老摩訶迦葉，侍送世尊。

爾時，世尊行路未久，便在路側，到一樹下，到彼樹已，然其長老摩訶迦葉，取己身上僧伽梨衣，四疊敷地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座為世尊設，憐愍我故，佛坐是座。」作是語已，於時世尊便坐彼座，坐已佛告長老摩訶迦葉言：「迦葉！如此僧伽梨，極為微妙，最勝最軟。」時長老迦葉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哉善哉！世尊！今者憐愍我故，受我是座。」

於時，世尊告彼長老摩訶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「迦葉！汝能持我所著糞掃衣不？」於時，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我能持彼如來所著糞掃衣耳。」

於時，世尊即授長老摩訶迦葉麤糞掃衣，世尊便受摩訶迦葉所著妙服。（於世間中，有人作疑：「頗有世尊，憐愍他故，顯示大德福利之事，至於富勢在先棄捨，而受麤布糞掃之衣？」彼所疑者，唯應說此摩訶迦葉聲聞弟子是也。）乃至能從如來受彼麤糞掃衣，其長老迦葉乃至得阿羅漢果，盡於形壽，彼長老摩訶迦葉不捨此想。是故世尊授於彼記：「汝等比丘！若欲知我聲聞弟子少欲知足行於頭陀悉具足者，所謂長老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一時間，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，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我於昔時，離諸慾惡不善之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入於初禪，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。離諸欲惡不善之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入初禪行。

「我於爾時，滅於覺觀，內清淨心一處，無覺無觀定生喜樂，入第二禪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亦滅覺觀，乃至入於第二禪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離喜行捨憶念正智，受於身樂，如賢聖所歎，已捨諸事，住於安樂，入三禪行。是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離喜行捨憶念正智，受於身樂，如賢聖所歎，已捨諸事，住於安樂入三禪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欲斷諸苦斷捨諸樂，先滅憂喜，不苦不樂，捨念清淨，入四禪行。是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斷苦斷樂，先滅憂喜，不苦不樂，捨念清淨，入四禪行。

「汝等比丘！我於爾時，正以慈心，遍於一方，入定安住，如是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，如是上下，於一切處一切世間，以於慈心，遍滿一切，入定安住，廣大無量，無有怨恨，不生毒害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無有怨恨，不生毒害悲喜之心，亦復如是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以其捨心，遍滿一方，入定安住，如是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，如是上下，於一切處一切世間，以於捨心，悉皆遍滿，入定安住，廣大無量，無有怨恨，不生毒害。是時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不害。

「汝等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過一切色相，滅一切有對相，不思不念一切別異相，念無邊虛空處，即入無邊虛空處行。是時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過一切色相，乃至入無邊虛空處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過一切無邊虛空處，念無邊識處，即入無邊識處行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入無邊識處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過一切識相，念一切無所有相，即入一切無所有處行。汝諸比丘！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入於一切無所有處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過一切無所有相，入非有想非無想處行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即入非有想非無想處行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過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行。是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。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入八解脫行，逆順出入，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入八勝處行，逆順出入，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入十一切處行，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是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乃至入已還出，出已還入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遊戲種種神通境界，所謂一身分作多身，合於多身共作一身，從

外入內，從內出外，從上入下，從下出上，石壁山障，徹過無礙，入出於地，如水不異。譬如火炎，現已尋滅，日之與月，有大威德，大威力，而能以手上捫摸之，身得自在，乃至梵天。汝諸比丘！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亦復遊戲種種神通，能以一身，分作多身，復以多身，共作一身，乃至身得自在，至於梵天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所聞眾聲，或是天聲，或是人聲，皆悉了聞。是時，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亦復能用清淨天耳過於人耳，乃至一切皆悉了聞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以他心智，知他富伽羅等心行之事，即如實知如是心念。若願心，即如實知願心，若無願心，即如實知無願心。如是有瞋心，如實知有瞋心，無瞋心，如實知無瞋心。有癡心，如實知有癡心，無癡心，如實知無癡心。有愛心，如實知有愛心，無愛心，如實知無愛心。有為心，如實知有為心，無為心，如實知無為心。小心廣心，大心狹心，亂心不亂心，無量心，無邊心，有上心，無上心，入定心，不入定心，住定心，不住定心，解脫心，不解脫心，如實即知。是時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亦以他心智，知富伽羅等心行之事，即如實知如是心念。若有願心，若無願心，乃至如實知，解脫心，不解脫心，如實能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憶知種種宿命之事，或一生處，或二或三，或四或五，或十二十三十五十，或百或千，或壞一劫，或住一劫，壞已住，住已壞，或知無量壞劫成已壞、壞已成。我於彼處，如是名字，如是姓，如是生，如是食，如是樂，如是苦，如是受。若干時壽命，我於彼處死，於此處生，我於此處死，彼處生，如是相，如是形，種種宿命，皆悉念知。是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亦以清淨天眼過於天人，見於宿命之事，或一生，乃至如是相貌，如是形，種種宿命，皆悉念知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以清淨天眼過於天人，見諸眾生，死此生彼，或好或醜，或生善道，或生惡道，隨其業報，乃至實知此等眾生，具足身惡行，具足口惡行，具足意惡行，及謗賢聖，邪見顛倒，此業和合，因緣成故，身壞命終，墮惡道中。此等眾生，具足身善行，具足口善行，具足意善行，不謗賢聖，正見業法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道。如是之事，以淨天眼過於天人，如實見於彼處死生於此處，或勝或劣，或好或醜，善道惡道，隨業受報，皆悉知見。是摩訶迦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如實能知，如實能見。

「諸比丘！我於爾時，諸漏盡已，於無漏中，心得解脫，慧得解脫，於現法中，神通自在，證安樂行，唱如是言：『生死已斷，梵行成就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』是摩訶迦

葉比丘，亦復如是，諸漏盡已，乃至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長老摩訶迦葉，往昔之時，作何善業，生富貴家，資財具足，乃至所作已辦？身相端正，眾所樂觀，世間無比，最上最勝，狀如金像？作何業因，復得出家，具足眾戒，證羅漢果？又佛授記：『諸比丘中，少欲知足，頭陀第一，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』」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我憶往昔過去之時，有一辟支佛，名曰多伽羅尸棄，恒住在彼波羅棕城。於彼時間，波羅棕處，穀貴飢儉，白骨滿地，人民多死，乞食難得，出家之人，不能舉措。

「爾時，辟支佛日在東方，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入波羅棕城，次第乞食不得，如先洗鉢，空鉢而出。

「爾時，波羅棕城中有一人，其家貧苦而少居積。而彼貧人，見辟支佛多伽羅尸棄，漸進而前，威儀庠序，視地而行，進止得所，舒顏平視，威儀具足，心得正念。於時貧人，見辟支佛，心得清淨，漸到彼已，白辟支佛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大仙！於此城中，求乞飲食，可得以不？』尊者報言：『善哉仁者！我於此城，乞食不得。』

「時彼貧人，白辟支佛言：『善哉大仙！來詣我家。』於時彼人家內，唯有稗飯一升成熟已訖，遂將辟支來入家中，敷設安坐，以飯奉獻。而諸辟支佛，有如是法，以神通力，教化眾生，不以餘通。爾時，多伽羅辟支佛，於彼人所，受得食已，憐愍彼故，從彼貧舍，騰空而去。時彼貧人，見彼尊者辟支佛騰空而去，彼既見已，歡喜踊躍，身心遍滿，頂戴十指合掌恭敬，頭面作禮，乞如是願：『願於將來，值遇如是辟支聖人，或復勝者；若彼聖人，所說法要，願得聞持速疾解悟；又願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之中。』

「汝等比丘！欲知爾時波羅棕城貧苦之人，請多伽羅辟支世尊到其家內而施食者，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時彼貧人，以少貯積，能以好心，施多伽羅辟支世尊一食緣故，千返生於北欝單越處，於無量世，往返恒生剎利大姓婆羅門種居士大家。藉是業報因緣力故，於迦葉佛出世之時，得為迦尸國王訖利尸子。其迦尸國王訖利尸子，恭敬尊重迦葉如來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盡於一世，然後涅槃。是迦尸國王，為佛舍利造七寶塔，其七寶者，所謂金、銀、頗梨、琉璃、虎珀、瑪瑙及車璩等，其寶塔內七寶莊挍，外以石砌覆其寶塔，其塔高妙，極一由旬，廣半由旬。其王子名奢婆陵伽(隋言攀緣)，於其塔上，造七寶蓋，遍覆其塔。

「（又有師說：『造塔八分，於比丘僧，布施衣服飲食靴履，施已作願：「願我將來值如是聖，彼聖說法，尋即領悟。又願不生惡道之中，所生之處，得金色身。」作是事已，遂從父王，求乞出家，其父不許。時彼王子，父命終後，乃得出家。既出家已，讀誦經典，成就禪定，於彼命終，往返恒生天人之內，無量世中，遊歷是已，於最後身，今得生於尼拘陀羯婆羅門家。其家巨富，具足財寶，乃至所須，皆無少乏。而是摩訶迦葉，於迦葉佛舍利塔上，造七寶蓋，供養尊重因緣力故，得金色身，以於彼時，乞如是願：「願我不生惡道。」以是業報因緣力故，從是已來，不墮惡道，常得生於天人之處，受於無量無邊樂報。而於彼時，復乞願言：「願我將來值是聖人，既得值已，勿令背我，或勝此聖，彼若說法，聞已即解。」以彼業報因緣力故，得值於我如是教化，即值我已，即得出家，具足眾戒，證羅漢果。我所授記，諸比丘中，少欲知足，即此上座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』）

「諸比丘！此是摩訶迦葉，往昔所造功德業報因緣力故，生於大富婆羅門家，乃至無所乏少，身相端正，最妙最勝，狀如金像，復得出家，具持眾戒，證阿羅漢果。故我授記：少欲知足，頭陀第一者，即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」

爾時，世尊經於多時，復一時間，告大迦葉作如是言：「迦葉！汝今將邁，少年已過老年復至，汝身所著糞掃奢那麤弊之服，宜須捨棄，今可取我上妙衣服。迦葉！汝來，如是之服，長者所施，微細輕軟，刀所割成，縫治著身，受他人請，常在佛邊，勿離於我。」作是語已，時，大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長夜，在阿蘭若，亦常讚歎阿蘭若法。我於長夜，乞食活命，亦復讚歎乞食功德。我於長夜，著糞掃衣，亦復常歎糞掃衣德。我於長夜，不非時食，亦復讚歎不非時法。我於長夜，修一坐食，亦復讚歎一坐食法。我於長夜，受一摶食節量飡噉，亦復讚歎受一摶食，及以讚歎節量食法。我於長夜，在於塚間，亦復讚歎在塚間法。我於長夜，在於露地，亦復讚歎在露地法。我於長夜，住在樹下，亦復讚歎住樹下法。我於長夜，在於經行，亦復讚歎在經行法。我於長夜，常坐不臥，亦復讚歎常不臥法。我於長夜，唯畜三衣，亦復讚歎畜三衣法。我於長夜，少欲知足，亦復讚歎少欲知足。我於長夜，樂於寂靜，亦復讚歎樂寂靜法。我於長夜，不曾樂說無益之語，亦復讚歎不樂無益言語之法。我於長夜，常行精進，亦復讚歎常精進法。我於長夜，成就正念，亦復讚歎成正念法。我於長夜，成就正定，亦復讚歎成正定法。我於長夜，成就智慧，亦復讚歎成智慧法。我於長夜，常入禪定，亦復讚歎入禪定法。」

佛告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「迦葉！汝見何利益故，長夜自行阿蘭若法，亦復讚歎行阿蘭若

法，乃至長夜自入禪定，亦復讚歎入禪定法？」

於是，大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見二種利故，長夜在阿蘭若處，亦復讚歎行阿蘭若者，乃至長夜常入禪定，亦復讚歎常入定者。何等為二？一者我今現得安樂行法；二者為後世眾生，生憐愍故。唯願將來人眾，見我等故，學我等行，應作是言：『過去之世，有老宿上座聲聞比丘，彼等長夜樂阿蘭若，讚歎阿蘭若行，乃至常入禪定，亦復讚歎常入禪定者。我等云何學於彼行，乃至自入禪定，讚歎常入禪定者。』世尊！我見此二種利故，長夜在於阿蘭若行，亦復讚歎行阿蘭若者，乃至常入禪定，亦復讚歎常入禪定者。」

佛告大迦葉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大迦葉！汝於來世，為多眾生，作大利益，作大安樂，安隱無量諸天人民。是故汝今隨意所樂，住阿蘭若處，汝於隨時，欲見如來，時時來見。」

於時，諸比丘問佛言曰：「希有世尊！是長老摩訶迦葉，何故乃能為多眾生，作大利益？」作是語已，佛告彼等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是摩訶迦葉，非但現今為眾多人作大利益，過去之世，亦為多人，作大利益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然世尊！願說因緣。」

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此摩訶迦葉曾作帝釋天王。於彼時間，無佛出世，亦無辟支佛出世。於彼時中，一切人輩，從人道中命終已後，捨人身已，多生惡道，少生人天。如是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身天墮已，多生惡道，少生人天。於彼之時，天處人處，多有空曠。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